

许开祯
著

河魂

晓阳书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卷之五

家
一

...

...

许开祯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河流 / 许开祯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3.12
ISBN 978-7-5502-2335-6

I. ①河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5890 号

河 流

作 者: 许开祯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安 庆
策划编辑: 王传丽 单长倩
封面设计: 百丰设计
版式设计: 王玉双
责任校对: 单长倩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300 千字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9 印张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001-10000 册
ISBN 978-7-5502-2335-6
定价: 35.00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顺河而上，我看见马牙雪山，看见圣洁的天堂；

顺河而下，我看见卑微的灵魂，看见死亡。

——许开祯

北方的夏天不像南方那么暧昧，极少温吞吞地到来。它像个剽悍的寡妇，刚等季节的门打开，就急不可耐地跳将出来。

前几天河的上游毛藏高原还是冷风刺骨，支流杂木河还被层层叠叠的冰雪覆盖着，那些冰有白的、蓝的、绿的，运气好的话，你还能看到一两片红色，五彩缤纷，煞是夺目。草原更像一条褪了色的毛毡，面目全非地铺开在寒冷里。草原尽头，天地连接处，马牙雪山仍是冰天雪地。千里雪线像一条白色的绸带，又像一条围在上天脖子里耀眼的哈达，晃晃悠悠往极西处铺开了去。眨眼，夏就来了，草原还没来得及褪去寒意，便又被热浪包裹。

西北风这时候也格外的厉，卷着黄沙，卷着河的气息，一吼儿一吼儿，从遥远处的腾格里沙漠吹来，风和沙尘让世界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

河两岸的人们早已进入劳作的季节。只是这没完没了的沙尘败坏着人们的心情。沙尘起时，天成了另外一个颜色，山也成了另一个颜色。就连这条河，也变得迷迷蒙蒙，昏昏沉沉，显不出它生龙活虎狂奔不息的凶猛了。有人说这条河哑了，从某一天起，人们再也听不到它动听的歌唱，听不到它咆哮的声音，夜半的时候，它会发出一种呜呜的怪叫，低沉、沙哑，令人绝望。也有人说邪恶之手玷污了圣洁的哈达，河神被亵渎，马牙雪山发怒，再也不肯淌下甘冽的乳汁，大地遭到了报复。

这河叫石羊河，源于南部的祁连山，一路流淌，从草原流进山谷，又从山谷蹿出来，拐几个弯，流进北部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了。

河与沙漠，就这样连接着，交融着，对峙着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河流淌了多少年。也没有人知道，沙漠里的风吹了多少年。祁连山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毛藏草原上的经幡让风吹走了一串串，一



丛丛，又让风吹来一丛丛，一串串。那些各色各样写满经文或是缀满祈愿的小旗，在大地与苍穹间飘荡摇曳，会同银光闪闪的雪峰，绿毯茵茵的草甸，将河的秀气、灵韵渲染到极致。而河的下游，黄沙漫漫的漠野，绿色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罕。人们正以从未有过的焦灼、恐惧还有不安，祈盼着河神的光顾、垂青。沙漠里满处是绿幽幽狼一般的眼，他们盯着上游的水，如饥似渴，心里却腾起股股狼烟。而在毛藏高原，被称为河和雪山守护神的“把窝”们，已经在四处活动了。“把窝”们清一色头缠红布，面部挂珠，斜披白布带，奔走在高原和腹地之间，不时会跪在神案前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请坎主、松马、把窝和把莫诸神把病原菌人的枷锁取掉，把他们的灵魂放回来……”这些神灵的化身们越来越坚信，河的灵魂被人偷走了，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，他们已经被鬼魔缠身，不可救药。他们的贪婪和无耻伤害了河神，让这条河泪流满面，创伤累累。“把窝”们想借机奔走、祈祷，帮那些可恶之人驱逐掉邪恶之魂，让他们干净的灵魂回来。这样做无济于事时，他们会跪在河边，将煮熟的牛羊肉、鲜美的酥油、酒和干净得一尘不染的清水，用“邦穹”或树叶装好，连同手摇转经筒、佛珠、长刀、衣物，摆在河边，指着地上的食物说：“我们为你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拿走吧，不要再盯着我们的河。我们的子孙、牛羊，还有这圣洁的草原都离不开这条圣河。”

“把窝”们活动的时候，那些冒充“笨波”的汉人们也在四处游荡。这是一伙趁乱打劫的人，他们的身上同样附了鬼魂。“把窝”们很急，河的灾难已经到了非常深重的地步，他们的牛羊正在饿死，大片大片的草原在退缩，在消失，那条神圣之河里的水越来越少，已经养活不了他们了。马牙雪山的白雪还有雪山下的冰川，正在被贪婪的人们劫走，雪线离他们越来越远，眼看都要看不到了。

而在远处，还有那么多饥渴的嘴巴在大张着……

河忧伤的时候，省城银鹭的一隅，漂亮女子邓朝露也在忧伤着。

邓朝露不是“把窝”，也不是冒充的“笨波”，她是北方大学水文水资源研究所研究员，著名水文水资源专家秦继舟的得意弟子。在国内学术间享受盛名的水文水资源研究所是幢二层小洋楼，典型的俄式建筑，坐落在

北方大学西北侧，青砖绿瓦，很有些年头。小楼后面是高高大大的树，梧桐还有别的，前面也有一棵，很老了，古槐，怕是有好几百年了吧。远远望去，盘根错节，弯腰扭身，树干已锈蚀中空，树皮苍老而坚硬。邓朝露读硕士那年，这座叫银鹭的城市下过一场暴雨，电闪雷鸣，甚是可怕。后来雷声折断了古槐萌发的新枝，把一抹绿活生生地扼杀了。自那以后，古槐就再没吐过新芽，像是筋疲力尽，再也不想活了。孰料今年开春，二三月间，一枝新芽又嫩嫩地吐出，铆足了劲地疯长。这是个好兆头，研究所的人看到了，都觉得兴奋。

邓朝露是第一个看见那嫩芽儿的人，那天她刚刚完成一篇学术论文，心情无比的好，跑到院里想看会天空，天空被暗淡的云层遮住了，云层碰回了她的目光，她来到那棵古槐下，结果就看到这嫩芽。邓朝露无比激动，她想，这是不是预示着她的人生会有新的起色，爱情会不会在这一年里丰收？

但是谁能想得到，她的爱情偏就在这个春天里夭折了。哦，爱情，每每想到这个词，邓朝露就泪如雨下，心要撕裂开般，几十把刀插在上面。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正是恋爱的大好时节，可爱情突然夭折了。夭折得很残酷，很坚决，一点余地都没留下，恰如一颗地下深埋着的种子，吸足了养分，备足了精神，刚要破土而出，茁壮成长，却意外遭到无情的霜杀……

给她降霜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发小、同学，同是水文水资源专业研究生的吴若涵。

那天，邓朝露陪导师秦继舟从石羊河流域搞完科研活动回来，意外在研究所碰见了导师的儿子、她的学长秦雨。秦雨那天像是遇到了兴奋事，显得非常阳光，脸上破天荒没了对父亲的仇视。要知道，那可是他的特色，秦家这对父子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对冤家，老子见不得儿子，儿子更见不得老子，父子俩常常为一件小事吵得不可开交。严重时秦继舟拿水杯砸过自己的儿子，秦雨更不是省油的灯，有次竟当着研究所那么多人面顶撞他老子，说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做了秦继舟的儿子。气的秦继舟一头栽过去，心脏病当场发作，他却扬长而去。后来还是邓朝露叫来急救车，将导师火速送往医院。导师秦继舟心脏不好，激动不得，秦雨却老是让他父亲激动。

那天不错，秦雨笑咪咪的，可爱极了，一口一个爸，叫得那个亲热，让



邓朝露听了都嫉妒。邓朝露没有父亲，打生下就没有。母亲告诉她，父亲在她生下时就死了，造反派斗死的。后来又有人说，不是斗死的，是自杀，自绝于人民。总之，邓朝露没见过父亲。听到别人叫爸，心里既嫉妒又羡慕，偶尔还要哭上一鼻子。女孩子没爸就没了主心骨，没了心里那个神，总是显得柔弱，这份柔弱多的时候成了另一种美丽，总在不经意的时候激发起男人怜香惜玉之心。邓朝露就是这样。

那天秦家父子在楼上说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话，居然没有吵架，气氛欢快得很。后来导师将邓朝露叫去，当着秦雨面跟她叮嘱资料该如何整理。邓朝露看看导师，再看看师兄，一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下。那天秦雨对她态度也分外好，这是件稀罕事。这个世界上，秦雨算是最不懂怜香惜玉的人，他自己还巴望着让女人疼呢，所以他对邓朝露总是冷冰冰的，极少理，偶尔理一下，也带着取笑的意思，要么是挖苦要么是打击，里面总是少了邓朝露想要的真诚或温度。可邓朝露偏是没志气，秦雨越这样，她反而越着迷，心里越放不下他。真是应了那句俗话，一物降一物，你的软肋捏在我的手里。那天秦雨却一反常态，突然就对邓朝露大方起来，热情得很。邓朝露受宠若惊，心里狂喜得不得了，差点就要为之动容为之失态。她俯着身听导师教诲时，秦雨就在她身后，时不时插进一两句话来。秦雨也是搞这专业的，因为毕业早，实践经验远比邓朝露丰富，因此也能称得上是邓朝露的老师。况且他在这个领域里已有了建树，有了地位，说话也就有了一定权威。秦雨说话的时候，邓朝露感觉到了他的气息，那是一种很怪的气息，里面仿佛含着某种特殊密码，一嗅到就会晕眩，就会失去理智，大脑会出现缺氧状，变得空白。邓朝露那天就险些失掉理智，秦雨从她身后经过时，无意中触碰了她，好像是腿，又好像是胳膊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触碰了她。一股酥麻立刻腾起，传遍全身。面对着导师的脸立刻红起来，身体也像涨了潮般猛地起伏。导师怪怪地看她一眼，又冲她身后油腔滑调的秦雨瞪一眼。秦雨不在乎父亲的脸色，像是有穿透功能似的，及时捕捉到了邓朝露表情还有身体的变化。声音暖暖地说了声：“爸，你就少给我学妹安排点工作，这么大女孩子，也该让人家恋爱谈谈情了。”邓朝露心猛地一怔，脸一下红得不知往哪放了，幸亏背对着他，不然，可窘死了。就在她面红耳赤心跳快得如十几只兔子狂奔时，秦

雨又开了口，说：“小露，改天我带你出去恋爱吧，再让我爸这么管束下去，我们小露都成傻大姐了。”

这句话刺着了邓朝露，敢情在他心里，她就是一傻大姐啊。不过秦雨的话还是让她怦然心动。带我去恋爱？邓朝露心花怒放。都说恋爱中的女人傻，智商为零，其实暗恋中的女人更傻，智商简直就是负数。邓朝露暗恋秦雨都不知道暗恋了几年，今天才听到这么一句话，不心花怒放才怪！

可是，不幸很快发生。那天邓朝露是跟着秦雨出去了，喜滋滋的，不知有多激动。有好几次，她都幸福地闭上了眼，感觉期待已久的那一刻将要来临。车子带着他们，穿过城市，越过黄河，邓朝露看见一家叫“浪漫小榭”的酒吧，那是情男情女们常去的地方，火得很。邓朝露心怦怦乱跳，还未进酒吧，脸已红得没地方放了。哪知进去后却看到另一张脸，吴若涵身着紧身红裙，面若桃花地站在那里。看到她，吴若涵怔了一下，邓朝露也怔了一下，秦雨哈哈大笑，一把拉过她说：“小露，替我们祝福吧，我跟小涵正式公开恋爱关系了，你是第一个见证人。”

如五雷轰顶，邓朝露当场傻在那儿！

一切就这么结束，尚未开始就结束。邓朝露还没来得及把心里珍藏多年的感情和思念道出，就让一盆冷水浇灭。那晚她在黄河边奔走了三个多小时，几次脚步都停在黄河边上，差点就……

死去的爱情，一具未见天日的腐尸。这是邓朝露用手指写在黄河边上的一句话，那晚她的手指出了血。

那天之后，邓朝露就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整日精神恍惚，神情倦怠，整个人像被摧垮一样，再也显不出朝气来，要么疯狂地工作，要么痴痴地坐在窗前，眼神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。

窗外依旧。

古槐西边是一片小园林，所长秦继舟亲手开垦的，那时秦继舟还年轻，身强力壮。园子里种着一些城市里不常见的植物，胡杨、梭梭、红柳枝、骆驼刺，都是来自沙漠腹地。最西头是一片沙枣林，上百棵沙枣树抱成团，密密麻麻装点出一片风景来。每当沙枣花开，扑鼻的香味便往四下里飘开，能把整个校园香成一片。北方大学大得很，占地面积甚至比省委还要大，加上



这些年学校搞三产开发，又从周围购得不少地皮，几乎银鹭城东北角一大半都让学校给占了。

可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？邓朝露现在想的是，她怎么能逃开这里，逃开这个给她屈辱和绝望的城市。是的，屈辱。邓朝露已经认定自己遭遇到世界上最大的屈辱了，秦雨当着别的女人面，狠心地撕碎她的爱情，还要她为他们祝福。他狠啊，一手搂着吴若涵，一手拉着她，非要她给他们献花、敬酒。还接近无耻地说：“小露，爱情太太好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有了爱情，你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来吧，让我们为爱情干杯！”说完，吧唧一声，竟在吴若涵额头上狠狠地吻了一下。

天呀，他居然吻吴若涵！

多少个夜里，邓朝露想象着，某个特定的时候，她心中的白马王子，会深情地俯向她，将宝贵的一吻献给她。为此她激动得彻夜难眠，近乎无耻。可现在，一切碎了，真的碎了。还有那个女人，吴若涵！

邓朝露必须逃开，断然不想在研究所待下去了，滚他的专业，滚他的水文水资源。一个女人连爱情都得不到，还枉谈什么理想，枉谈什么事业！邓朝露哭了，这是她再一次为那个男人流泪。她想到了祁连，想到了毛藏草原，想到了那条河，那里才是她的家。

邓朝露出生在祁连山区一个叫龙凤峡的地方，那里有一座水库，小时候她就是在水库边上长大的，后来到县城读书，再后来到省城银鹭，在北方大学读完本科，接着读硕读博，博士读完后，本来有机会去国外，美国还有英国几家机构都向她发出了邀请，可导师秦继舟坚决不许，邓朝露自己也没那种强烈的愿望。她的志向在国内，说现实点就是祁连省。她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当然也要把理想目标建立在这儿。这点上邓朝露跟别的学子是那么的不同的，别人是挤破头想往国外奔，奔出去就不想回来。邓朝露却偏是不想离开，甚至不想离开西北这块土地，就连去南方的心思都很少动。外人都说这是导师秦继舟的功劳，秦继舟爱这片土地爱得出了名，几次谢绝国内名校的邀请，执意留在北方大学，就连北京、上海的研究所研究院高薪请他，都被他婉言谢绝。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弟子也能像他一样，忠实地守候在祁连这片土地上。但爱是一回事，留守又是一回事。邓朝露所以坚决留下来，还是因

为秦雨。男人为事业而坚守，女人为爱而生而死。俗也罢偏激也罢，人生说到头脱不了这两条。

导师秦继舟并不知道邓朝露恋爱了，更想不到女弟子深爱着的会是自己的儿子。这是个古板又顽固的老头，十足的老学究，脑子里除了学问，除了那条河，怕再没别的，自己的爱情就弄得一塌糊涂，跟老婆楚雅吵了半辈子架，现在懒得吵了，前段时间毅然搬到小二楼来住，让人唏嘘。

现在，他还是一如既往想把邓朝露的脑子洗刷干净，除那条河外，什么也不容许装进去。邓朝露所有的时间都让导师秦继舟安排得满满的，一个接一个的科研项目等着她，一堆接一堆的科研资料还有科研论文等着她去整理。这位漂亮的女博士，压根抽不出空去恋爱，更别说花前月下的浪漫。邓朝露一蹶不振，导师秦继舟一点不急，依旧我行我素，麻木到了极点。他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对女弟子的婚姻大事向来不闻不问，甚至想不起女弟子除了科研之外，还应该恋爱，应该嫁人。在他心目中，他是属于那条河的，他身边每一个人，都应该属于那条河。

这是个疯子，已经不少人这么说他。

2

邓朝露被夭折的爱情折磨得茶饭不思时，她的母亲，石羊河流域管理处处长邓家英也被一件事折磨着。身体的不适是某一天开始的，先是乳房那儿有微微的不适感，接着一侧乳房轻度疼痛，肩背部发沉、酸胀。邓家英并没在意，她身上这两块肉老给她找麻烦，年轻时候就因发育太好，一对胸饱满挺拔，弄得她从来不敢穿紧身衣服，走路也不敢抬头挺胸，老怕人说她故意炫耀，玩资本主义那一套。修水库那阵，更是给她带来麻烦。男人们常常不怀好意地盯住她，一盯就是老半天，盯得她不只是胸那儿不自在，心更不自在。有段时间她暗暗用布带子将两个害羞的家伙裹起来，不让它们往外突往外跳，像两个憋屈的孩子，老老实实缩家里。就这，还



有人往她身上泼脏水，说当年龙凤峡水库大会战，她所以能当标兵能当铁姑娘队队长，全是因了这两块肉，还说省里的积极分子秦继舟为啥赖在水库上不走，就是图她那两坨肉。还把类似的“罪名”也背在了当年的技术人员吴天亮身上，她邓家英简直就是水库上的潘金莲。要不是当年老书记保着她，加上她父亲是大队书记，怕是她再清白也是闲的，非得让那些人搬弄出是非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两坨肉非但没下垂，没缩水，一如既往的挺拔傲立，反倒看上去比以前更大、更饱满、更诱人。可就是麻烦。邓家英有时上网，看到那些女影星们为了出彩，变着法子隆胸，不知羞耻地故意把胸露给外界，还羞答答说是不慎走光。心里就想，她们咋这样啊，自己裹都来不及呢，咋个还能故意放出来闯祸？

不适越来越明显，终于有一天，紫褐色的乳头上，生出豆大一硬块，美丽的乳头开始溢液了。邓家英跟别的女人不同，她太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，年轻时她一对美丽的乳头都没流过液体，到了五十二岁，怎么会流出汁呢？她感觉有问题，悄悄来到省城，找了妇科一位大夫。大夫比邓家英年龄大一点，仔细询问一番，又做了几项检查，说：“不要太悲观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，回去吃点药吧。”说完开了药方，邓家英长长地吁了口气，感激似的看着比她年长的女大夫：“谢谢你啊，我真怕是不治之症。”大夫口气友好地说：“哪有那么多不治之症，不过你要爱护自己，女人嘛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”说到这温情地笑笑，好像邓家英是她久未谋面的妹妹，邓家英还女大夫一微笑。女大夫意犹未尽地道：“那么好一对乳房，啧啧，让多少人羡慕。你可要感激它呢，要爱护它，知道不？”邓家英羞涩地点了下头，嗯了一声。这之后邓家英就不管了，以为那一对宝物真没啥问题。可是她错了，从医院回来不到三个月，乳头发硬的那一侧，腋窝淋巴结突然肿大，再笨的人也清楚是怎么回事了，高兴着的脸猛就阴下，双腿忽然沉重得迈不开，心更是沉重，忽然就觉生命到了终点。

邓家英本来是个坚强的女人，但凡认识她的人都这么说。她的朋友路波、吴天亮，包括水文专家秦继舟也都这么肯定她，但那是之前，在她生命的前五十二个年头。现在，她的五十三岁生日即将来临时，她突然有种崩溃的感觉，撑了一辈子的她终于支撑不住，暗暗哭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往

省城跑。这次她没找那位女大夫，一个人悄悄来到省第一人民医院，做完各项检查，如同死囚等待宣判结果，焦急地等结果出来。这中间市委书记吴天亮打电话找过她，让她准备一份材料，市里急用。邓家英忍着强大的恐惧和不安，嗓子哽咽着说，她不在单位，来省城了。“老跑省城干什么？”吴天亮不满地训道。邓家英镇定一下，换了相对自然的口气道：“我来看看女儿，有点想女儿了。”电话那头吴天亮哦了一声，想女儿当然是人之常情，吴天亮每次来省城，都要叫上女儿，亲亲热热吃顿饭。女儿有啥要求，他都尽可能满足。

“是这样啊，那你好好陪小露，我找老毛。”

老毛是流域管理处二把手。

邓家英真是想女儿的，怀疑自己患不治之症那一刻，脑子里首先奔出女儿那张脸来。这五十二年，前面将近二十年是父母陪她度过的，中间几年是那个被她爱过、恨过的男人陪她度过的，当那个男人杳无音信后，她以为自己的生命会马上结束，可是上天很快送给她一个女儿，让她的生活一下又有了指望。女儿邓朝露来到人世的这二十多年，是她最最幸福最最快活也最最充实的二十多年。难道这份快乐马上要失去？邓家英一下就怕得不知所措了，她不是怕自己会马上死去，她是怕女儿。女儿还没成家还没立业还没……对象都没处呢！她的眼泪忍不住就往下掉，边擦泪边跟自己说，你不能倒下，绝不能，你要挺住啊，为了小露你也要挺住。

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，跟邓家英谈话的是一位老大夫，人民医院的专家。邓家英运气好，第一次到省人民医院看病就遇上了专家。她可怜巴巴地望着专家，专家并不急，目光从深度眼镜上面探过来：“你就是病人？”邓家英慌不迭迭地说：“我就是，我叫邓家英。”

“哦——”老专家哦一声，收回目光，动作麻利地将诊断结果藏起来。

“家属呢，让你家属来。”

邓家英回头望了望，身后空空，哪有家属啊。她冲老专家说：“我是外地来的，大夫你就告诉我真相吧。”

“没有家属陪？”老大夫诡异她又往她身后看了看，确信她是一个人来的，道，“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结果还得等两天。”



“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”邓家英急得要哭，同时意识到，结果肯定不好。老大夫非常有经验地说：“这才是初步结果，看似没啥大问题，不过你还是要引起注意，这样吧，先住院观察，最好能让你家里来人，住院治疗相对麻烦点，家里不来人怎么行？”

不管邓家英怎么问，老大夫就这一句话。邓家英越发清楚是怎么回事，癌，肯定是癌。

离开医院，邓家英孤零零地走在大街上，内心的感受无法言说。家属、亲人，脑子里反复闪着这两个词。以前根本不觉得这两个词有什么特殊含义，这会儿才明白，家属就是你最最需要关心和疼爱的时候，出现在你身边，给你力量给你支撑的人。可她真的没啥家属啊。这些年陪伴她的，就女儿一人，但是她能把这消息告诉女儿吗？丈夫这个词对别的女人或许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词，到了她这里，却是那么的奢侈，那么的显贵。想到这，她脑子里蓦地闪出一张脸来——秦继舟，旋即又坚决地摇头，不能，绝不能，这消息同样不能告诉他！

邓家英后来想了一招，去另一家医院，这次她聪明了，做完各项检查，轮到听结果的时候，跟大夫说，患者是她姐姐，她是陪同来看病的。大夫轻信了她的话，道：“很严重啊，你们当家属的怎么搞的，病都拖成这样了才来医院？”

“大夫，真的很严重吗？”邓家英脸色大变，呼吸立刻艰难。

“不严重难道是吓你？”大夫不满地瞪她一眼，又道，“马上住院，最好明天就能手术，再拖，就错过最佳治疗期了。”

“明天？”邓家英差点就瘫软在那里。

生命对谁来说也是重要的，但没有哪个人能像癌症患者那样准确而又刻骨地体会到这份重要性。邓家英最终离开了医院，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，一个一辈子都不缺主见的人，突然不知道该把自己交给谁，交到哪里。

新的一天就这么来临，太阳越过东边新建的实验大楼从窗户里斜斜打进来时，邓朝露将埋在资料堆中的脸抬了起来。她的脸白净、透亮，带着传统女孩的秀气，鼻子挺挺的，整张脸看上去远没有二十八岁那么悲观，跟刚读研时几乎没什么两样。唯一的变化，怕就是眼神中多了份淡定，多了份对人生和世事的从容。

她似乎已经从失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看上去又恢复生气了。说的也是，怎么能输给失恋呢，不应该的。

“小杨。”半天后，邓朝露冲门口坐着的杨小慧叫了一声。杨小慧抬起头，望住邓朝露：“有事？”她淡淡地笑了笑，声音很轻。

“麻烦你把这些数据再核对一遍，我真是让这些数据搞糊涂了，总感觉它们有问题。”

邓朝露脸上显出困倦，将手中资料递给杨小慧。杨小慧理解地冲她一笑，说：“我来吧，师姐你是太累了。”邓朝露不置可否地笑了下，起身，目光探向窗外。

她应该放松一下自己了，神经绷得太紧，这不是好事。可是手头事儿一大堆，关于河的消息又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令她轻松不得。昨天她听县里来的同志讲，沙漠水库快要干涸见底了。这对于他们来说，绝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兴许他们很快又得下去，到河的下游去。

可去了又能顶什么用呢，邓朝露显得很迷茫。整个研究所的人其实都很迷茫。一条河马上就要消失了，千年之河，它就要消失了。邓朝露心里一暗，怔怔盯住了那棵老树。

初夏的校园是另一番样子，热浪早已开始在大地上酝酿，不过在银鹭这样的城市，热来得还不是那么太急。天空乌腾腾的，难得一见的太阳虽然打破了云层，但跟记忆中的太阳比起来，还是差很远。她在古槐上盯了很久，



目光又移到楼前那片密密的沙枣林去。一对青年男女在那儿戏耍，他们是在热恋，打情骂俏的动作那么直截了当，又那么舒坦，真令人羡慕。几个学生坐树下，女生们吃着冰激凌，男生们在狠着劲儿抽烟……

邓朝露再次想到了祁连。

她记忆中的很多故事都跟祁连有关，初恋、爱、生与死的考验。就连脑子里的太阳，也是祁连山区的。大而炽热，像个火球，一跃出来就能把大地烤得暖而热烈。天也应该那么蓝，高远、透明、辽阔得让人能醉，忽一下就能人把的心撩起来。还有那草原、牛羊，以及那条狂野不羁的河流……

当然，那里有她的母亲，还有被千里雪山封埋住的层层往事，以及往事中一个接一个人。

他们都跟河有关。导师秦继舟说，她属于那条河，这话一点没错。其实谁又不属于河呢？

邓朝露正在遐想，门被轻轻推开，探进一张脸来。这张脸先是冲门口坐着的杨小慧笑了笑，然后一仰，望住邓朝露的方向。

“有事，林研究员？”邓朝露看清是谁，主动问道。

林研究员也是研究所的，毕业于河海大学，博士是在清华读的，比邓朝露早两年来到研究所，目前是第一研究室副主任。

“也没特急的事，所长让我来问问，你手头工作处理得怎么样了？”林研究员说着话，抬起手来捋了捋他相当稀疏的头发。他的表情有点怪诞，不大自然，还略略带着紧张，左脸上那颗痣一紧张就抖，这阵又不安分地抖起来。

“秦老还是章老？”邓朝露又问。这是她的工作习惯，凡事总要问清是秦继舟交代的还是章副所长交代的，并不是她对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的对待，关键是这两人治学方法不同，对下属的研究方向还有专业态度要求也不同。一个喜欢求真，刨根问底，半点虚假容不得。一个呢，又喜欢把学术跟校领导的喜好挂起钩来，总想做得让校领导满意。这二者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，为这个差别，邓朝露们常常陷入两头为难不好应对的尴尬境地。

“自然是章副所长，秦老那边轮不到我跑腿。”林研究员酸溜溜地说，大约觉得这话是在讨好邓朝露，说完后又冲邓朝露谄媚地笑了笑。